

情感码头

我的外婆

□ 查荣婷

早晨起床,打开微信,看到表妹朋友圈里外婆的视频,忽然很想她。

视频上的外婆比以前苍老了很多,消瘦了很多,佝偻的身子,需要依靠那个细长的棍子慢慢地行走,厚厚的帽子藏不住银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一层叠着一层,她的每个动作都很轻很慢,感觉一不小心她就会被风吹走,心里忽然一阵疼。

表妹说前次回家,外婆头疼,她端饭菜给外婆,看见她一个人睡在核桃树下,没有垫任何东西,外婆说那样舒服……她一辈子吃尽了苦头,好吃的舍不得吃,能用的舍不得用,总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想起外婆从衣裳口袋里慢慢腾腾掏东西给我们,好想立马飞回去,陪她说说话。

和母亲、女儿一起去外婆还是不久前的事情,那时候外婆看着还挺精神,她给我们收拾饭菜,紧紧抱着女儿,说女儿长得漂亮了,让女儿好好学习。女儿拉着她的手,问她为什么手像树皮一样,她说才吃过饭;女儿问她为什么大热天戴厚厚的帽子,穿厚厚的衣服,她说一家人都不在。我告诉

女儿,阿太已经耳背好多年了,要大声说话她才听得见,于是女儿大声地在她耳边喊阿太,她笑了,笑得很开心。

我们离开的时候,她要给女儿带小鸡,说看见女儿追小鸡玩,很喜欢小鸡的样子。我小时候离开,她也经常给我带小鸡,那时候家里很穷,外婆能带给我最贵重的也就是小鸡了。她又给女儿煮好多鸡蛋,用塑料袋裹了几层,塞到我包里。我小时候,她也经常带鸡蛋给我,我想现在我不喜欢吃鸡蛋,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吃太多的缘故。

外婆是那么疼爱我们,可是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去外婆家,不仅因为外婆家穷,去了没有地方睡,还因为村里小叔叔说我外公是个大烟袋,所以不乐意去外婆家。偶尔跟着母亲回去,也是不停地闹着回家,更不愿在外婆家过夜。如果母亲要留在外婆家过夜,我就折腾着不睡,几个姨妈轮着背我,外婆到处找可以哄我睡的东西,把整个家翻遍了也没有找到。我从小就那么倔强,不知道我妈妈哭了多少次,也不知道外婆心疼了多少回。外公去世的时候,我还在上

学,家里没有告诉我,那时候总梦见外公、外婆,说让我去看她们,外婆还是往我上衣袋子里塞鸡蛋,直到我的袋子里装不下了,那鸡蛋就到处滚,外婆追着那些鸡蛋,轻一脚重一脚地追。外公不在二十多年了,我也工作了快十八年,以前路难走,回去一趟不方便,后来路通了,偶尔回去也是转瞬就走,没有好好陪她。

在我记忆里,在外婆家,外公一直蹲在灶台旁边,吧嗒吧嗒地吸着烟袋,而外婆总是不停地忙,早上忙着砍柴或者割叶子,忙着喂猪牛,忙着做饭,忙着耕种……那时候我总是搞不懂为什么外婆总是不停地忙,为什么外公就可以闲着转悠。

外婆却从来不说一句重的话,更没有见她对谁发火。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地理解了外婆,或许是性格,或许是命运,她生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一个人,也就选择了一种生活,孤独或者无助也只能坚持。随着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我开始感恩外婆,知道了她对那个家的重要,八个孩子的母亲,许多风雨和困苦都没有把她压垮,

生病不会叫疼,无助不会迷茫,只有责任和担当,只有坦然微笑。

也许岁月对她是残酷的,在外公去世之前,一个舅舅和大姨妈就先她去了,我不知道她是多么的煎熬,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哭泣,虽然她的眼角总是饱含泪水,也从来没有听到她对谁诉说,她把那些苦痛都藏在心里了吧。也许岁月对她是宽容的,她只记别人的好,从来没有对谁的不满和抱怨,也从来不讲别人的是非,她的子孙们经常给她带衣服和礼物,她总笑着说她太幸福,衣服穿不完,吃的也吃不了。

岁月如风,人生迟暮,外婆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她和所有老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天比一天矮,一天比一天小了,就像被风吹伤的树叶,枯黄了,萎缩了。我不知道她一个人在怀念什么,对未来还有什么期许。几个表妹表弟远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时常会提起外婆,念叨她的好,也许她正期待着我们,在她身边大声地叫一声“外婆”。

我们相约回去看外婆,愿外婆健康长寿。

情景



新农村

[夏传武 摄]

六十年不变的追求

□ 王珍龙

60年前的一个冬日,母亲带我到舅舅家做客,因为表哥结婚,表姐夫写的春联让门楣溢彩,满院生辉。席间的客人都赞扬几副婚联写得真好,流畅的书写、新颖的内容,让人至今记忆犹新。记得有位老翁捋着胡须赞叹:柳体行书,写得真好!我一听心里顿生敬意,从此就要表姐夫教我写字。他送给我一本字帖和一支毛笔,我从那时便开始临摹,心摹手追,屈指至今已经60年,一支毛笔从此成了我人生不变的追求。

对书法的热爱,我曾省吃俭用在书店买回一本本装帧精美的字帖,一支支毛笔。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每当春节来临,我常在煤油灯下写好春联,收拾在一起放在自行车一边的背篓里进城售卖,同时在人流熙攘的街角摆一张小饭

桌,边写边卖,写得好的,当场就可以售卖,几元微薄的收入塞到口袋里,愉悦的心情难以言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到新疆做小生意,每当春节来临,我都要为兵团的老乡写春联,在狭小的桌子上铺开纸笔,我总是心到手到,将毛主席化

剑为犁、屯田戍边的伟大战略和党对新疆人民的关爱写到对联之中,同时抒写兵团人执守边疆、改天换地,用汗水和辛苦使戈壁换绿洲、春华秋实、瓜果飘香的壮志豪情。久之渐成兵团佳话,记得一位兵团的首长还专程来看我,知道我是云

南边疆的白族人,当场握住我的手,深情对我说声感谢,同时发出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赞叹!

2000年至今,我安享夕阳,躬耕于家乡田园,阅读练字就成了我的一种生活状态。在条件简陋的老家旧楼,我每天伏身于坚硬的木桌,坚持书写对联数十对,一年到头就可以积攒上千对,在春节前摆到村头街尾,老老少少走亲访友,随手买走一两副,虽然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一副对联仅卖一两块,但老百姓尊重文化,贴春联代表喜庆与吉祥,并且积少成

多,在回收成本后还略有积余,便可以继续买纸买笔,补贴家用,打发压岁钱,让人感到付出必有回报的欣慰。

现今的农村,会握毛笔的人已经少之又少,而我凭借60年的执着与坚守,至今依然守候在农村文化的家园。国盛而礼仪兴,在为村民写对联的同时,我还认真考究古老的乡俗文化与民间应酬,渐渐成了村子里受人敬重的“土专家”,让我感到自豪的是自己辛勤书写的对联,贴上了千家万户的门楣。

追梦书法,不忘初心。从幼时对毛笔和书法艺术的兴趣,成就了我一生不变的追求。不论是生活贫困的年代还是现今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的新时代,毛笔书法充实了我一个普通农民的人生,滋养了我的生活。

生活笔记

阳台上的白金婚庆

□ 尹祖洋

每天早上,当太阳升起时,刘老夫妇走到阳台上,撒一把鸽饲料,咕咕叫几声;“噢,噢,噢”一灰一白的鸽子由雨檐下的鸽舍里飞下来啄食。吃完“早餐”,鸽子拍拍翅膀叫刘老夫妇咕咕叫。两位老人笑吟吟走上前抱住鸽子。看着他们把鸽子紧贴脸腮表现出来的疼爱,我脑海中出现《和平鸽》那幅宣传画中,两个少先队员和鸽子亲昵的可爱模样——他们返老还童了。

刘老夫妇年轻时曾留学美国。他们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回国,同在国内的一个军事科研单位工作,为我国的国防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退休后,他们不愿意享受住别墅的待遇,还是住着单位原先分的两居室,过着普通人的日子。

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吃过苦挨过饿。也曾受过不公正的对待。坎坷的人生经历并没有影响他们爱国的情感和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他们为复兴中国梦呕心沥血英勇奋斗而不计个人利益。垂暮之年,他们形影不离,互敬互爱,热爱生活,热心于公益事业,一起在社区老年大学义务教学;刘老讲授古诗词,刘老太太教授绘画。社区读书的孩子学习上遇到疑难都会求教于他们,他们秉承“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职责,尽心尽力的向求教人讲解,直到求教人弄懂为止。

那年高考,我和妻子为了儿子的学习成绩不稳定伤透了脑筋。但作为工薪阶层的我们付不起高昂的辅导费,也找不到好老师给儿子指点迷津。最后我们想到了刘老夫妇,因为他们为社区高考学生开设的免费补习班效果很好,很多孩子在他们精心的辅导下考上了

理想的大学。我们买好礼品登门拜访他们。那天刘老不在家,是刘老太太接待了我们。我们向刘老太太恳请她给予帮助。刘老太太笑眯眯地对我们说:“放心,只要你们的儿子肯学,我们尽心辅导,帮助他走出学习不稳定的怪圈。礼品就免了,等你们的儿子金榜题名时请我们喝一杯酒就行。”儿子在两位老人的辅导下学习成绩稳固了,出乎我们的意料考上了重点大学。

如此助人为乐的一对老人,他们除了羡慕他们外,更多的是尊敬。今天是怎么啦,已经10点了,两位老人还没出来喂鸽子?正当我疑惑不解时,“吱”一声,阳台门开了。走出来刘老夫妇。刘老神采奕奕地一身白西装,手里抱着一簇玫瑰花,刘老太太笑容可掬地披一身洁白的婚纱,两人手挽着手喜气洋洋。他俩后面紧跟着一群人,是他们的子女、孙子、重孙,还有亲朋好友以及他们的学生。大家簇拥着两位老人走到红地毯上,众人散开。一个司仪喊道:“庆祝刘老、刘老太,白金婚庆现在开始!”“噼里啪啦……”一阵鞭炮响起。刘老将一捧玫瑰花献给刘老太,刘老太太笑眯眯接过,两人亲密合影留念。掌声热烈!这时一双鸽子从鸽笼上飞了下来,它们仰望着刘老、刘老太咕咕叫着,好像要得到他们的爱抚。刘老、刘老太弯腰抱起鸽子,疼爱地将鸽子偎依脸腮亲热,然后向上一抛,“呜呜呜……”鸽子盘旋在楼群上空,播撒欢快的哨音。彩纸从四面八方飘洒过来,将一对恩爱夫妻罩住。这正是七十年风雨同舟,七十年患难与共,七十年艰苦奋斗,七十年不忘初心,七十年白头偕老的志同道合!

晒秋

拍摄时间:2019年9月18日
拍摄地点:巍山县庙街镇古城村
作者:刘绍德

随手拍



私房话

家乡的黄萝卜

□ 余述祥

我的家乡弥渡坝子东山红壤土上出产的黄萝卜,黄里透红,色泽鲜艳,晶莹剔透,有时我觉得像梵高的向日葵,释放着一种热烈而充沛的生命力,浑身是宝。

家乡东山的黄萝卜,有着太阳般艳丽色彩,微微涩、微微甜,中间芯子细小、脆甜可口,有让人立马想嚼上一根的冲动。

顶着几匹翠绿的叶子,探出地面那一抹青色,长在地下为黄红色。脆生生的黄萝卜,像等待检阅的士兵,静静地掩藏在东山坡的土地里。霜降节气一过,霜水一杀,萝卜天然的那股冲味就淡了,甜味浓了,变得温和可口,挖萝卜的时候就到了。

这时,庄稼已经基本收完,山野里坦坦荡荡的,只有一些稀疏的野菊花在风中摇晃。土地变得既坚硬又柔软,踩在脚下高低不平。

那从地里刚刚挖出来,带着泥土清香的大小黄萝卜,大的如同小孩的手臂,小的恰似手指,被扔得遍地都是,仿佛露着鬼脸儿玩闹的小孩子,横七竖八地挤在一起,最后被装进各种竹条筐里。

在我的记忆中,黄萝卜可是我童年时代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黄萝卜从地里挑回来以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最高兴最快乐的时光,我们围在大人的周围,在大人的指导下对黄萝卜进行分类把装筐,虽然这是一件费时费力的活计,但让我有极大的成就感。大的好办,去掉叶子装

筐就行,小的则要去掉多余叶子,理顺后用草绳将叶子带萝卜绑扎成捆,放进清水里洗干净再装筐,那些没了叶子的又太小绑不了的,就成了我们大冬天里的美味零食。黄萝卜水分不易腐烂耐储存,而且时间久了,水分少了,味更甜。第二天,父母就挑着分好类、清洗好的黄萝卜到街场,或是走村串巷卖黄萝卜去了。冬季,大青菜被霜“冻熟”了,弥渡家家户户都腌制大青菜酸腌菜,也是黄萝卜最好的售卖季节,加了切成丝的黄萝卜腌出来的酸腌菜色泽金黄,晶莹剔透,口感极好。大街小巷,

城里乡下,家乡的黄萝卜,不管论斤,还是论把,都被人们大包小袋的买了去,成了腌菜罐里的美味,餐桌上的佳肴,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嘴里的零食。

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是表达职场中人们工作的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也是情感专一的诠释。现实生活中,有人总是心性浮躁,这山望着那山高,充满各种贪婪和欲望,总觉得人家的萝卜比自家的大,人家的坑比自家的好,不免令人感慨。在物质非常丰富的当下,要抵御物欲横流的诱惑,没有一定的自制力,还真的是很难做到清代郑板桥“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井水菊花茶。”的境界。只有自得其乐,满足于粗茶淡饭知足常乐的生活状态,才能达到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就如家乡的黄萝卜。

童心童画



我爱我家乡

作者:李臣桐 6岁半 大理州实验小学一年级